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五纵队 * 西班牙大地

海明威著 冯亦代 董衡巽译

Ernest Heming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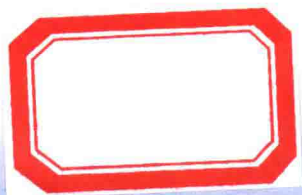
海明威文集

. 35



第五纵队* 西班牙大地

海明威著 冯亦代 董衡巽译



8
海明威文集

Ernest Hemingway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五纵队;西班牙大地/(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冯亦代,董衡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6

(海明威文集)

书名原文:The Fifth Column The Spanish Earth

ISBN 7-5327-3439-0

I. ①第...②西... II. ①海...②冯...③董...

III. ①戏剧文学—剧本—美国—现代②纪录片—解说词—美国—现代 IV. 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782 号

Ernest Hemingway
THE FIFTH COLUMN
THE SPANISH EARTH

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 年和 J. B. Savage Co.

1938 年初版本译出

Copyright © 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

本书中译本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获得

图字:09-1997-09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第五纵队 西班牙大地
冯亦代 董衡巽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17,000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100 册

ISBN 7-5327-3439-0/I·1989

定价:1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译者的话	冯亦代 3
第五纵队	冯亦代译 7
第一幕	9
第二幕	50
第三幕	85
附录——“哀悼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	121
 译者序	 董衡巽 125
西班牙大地	董衡巽译 131
第一本	137
第二本	141
第三本	145
第四本	155
第五本	159
第六本	163
后记——“热与冷”	167

第五纵队

冯亦代 译

译者的话

海明威的三幕剧《第五纵队》是写西班牙内战时期马德里之围中保卫人员英勇地潜入敌方侦察哨,粉碎敌人在马德里城内间谍网“第五纵队”的戏剧性故事。

这个剧本是当年在重庆时日机轰炸及酷热中翻译的。记得彼时应云卫同志在重庆创立中华剧艺社,因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上演国统区进步剧作家的剧本,诸多留难,所以要我译一个外国剧本作为无戏准演时的后备。凑巧当时我得到海明威的《第五纵队》一书,内容颇适合于彼时彼地的形势,便加以译。

《第五纵队》的原译本是我第一本印刷出版的书。当时收入徐昌霖主编的《新生戏剧丛书》里。我曾经保留了一本,但十年动乱中散失不知所终,这次就只能全部重译;虽然后来黄宗江为我觅得一本当年旧译,但我发觉旧译颇多疏漏,决意弃之不用。因此,此书中《第五纵队》的译文是全部新译的,可能与旧本有不少出入之处。不过译文有所改进而已。

西班牙内战开始,海明威激于义愤,在美国筹措了美金四万元,购买了几辆救护车,去支援困守在马德里的政府军。为了还清这笔费用,海明威曾几次作为北美报业联盟的战地记者赴马

德里采访战地新闻。1937年他在马德里围城中逗留了好些时候,除了拍摄新闻记录片《西班牙大地》外,写了他唯一的剧本《第五纵队》。

海明威在《〈第五纵队〉与首辑四十九篇》一书的前言中,曾谈及他写作《第五纵队》一剧的经过。他说,“这个剧本是在1937年秋天和初冬时写成的,当时我们正期望一次大反攻。这一年,中央前线的部队计划了三次重要的反攻。其中之一在勃罗奈一带进行。这一战役起初打得很漂亮,但以血战和不分胜负告终,我们于是等待其他两个反攻计划之一的开始。不过这两次反攻始终没有实现,就在我们等待的时间,我写了这个剧本。

“每天,我们受到从勒加奈和加拉维达斯山间的大炮发射过来的轰击,而我则在佛罗里达旅馆中写剧本,我们住在那里,工作在那里,也在那里为三十发以上的重磅炮弹所击中,所以,如果这不是一个好剧本,也许是因为周围的情况使然。如果这是一个好剧本,也许是因为这三十多发炮弹帮助了写作。

“你到前线去,最近处只离开旅馆不过一千五百码。剧本的原稿经常给塞在卷成一捆的床垫里。一旦你回到旅馆找到你的房间,发现原稿并未损失,你就不胜庆幸了。这个剧本的原稿经过誊清寄出马德里,已经是蒂鲁尔失陷的时候了。……

“如今重读这个剧本,我认为读起来还不错,姑不论演出时又将如何,所以我决定将这个剧本收入这部短篇小说集里。这就又增加了一个故事,而使这部书中的故事与现实更为接近些。今后也许还会有人演出这个剧本的。

“这一剧本之所以取名为《第五纵队》,是因为根据1936年秋天叛军的宣告,他们有四个纵队向马德里进军,而在马德里城

中的叛军同情人，便从后方袭击马德里的保卫者，则成了他们的第五纵队。如果这第五纵队内的多数人如今都已在战争中死去，这些人并不亚于在其他四个纵队中死去的人，他们是同样凶险、同样决心死战到底的。”

冯亦代

1999年7月30日大病初愈

主 要 人 物

菲利普·罗林兹 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政府保卫局的肃反工作人员,名义上则是美国某报驻马德里的战地记者。

陶乐赛·布里奇斯 出身于美国贵族女学校的新闻记者,她抱着游戏人生的态度,到西班牙来采访战地新闻。

麦克斯 国际反法西斯的斗士,曾经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受尽酷刑。 he 现在是西班牙共和政府军方面的间谍,出入于弗朗哥叛军的后方及前线。

安东尼奥 西班牙共和政府保卫局总部的领导人,麦克斯与菲利普的上级。

安妮塔 摩尔人,妓女,是个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拥护者。

经理 马德里佛罗里达旅馆的经理。

时间: 1937 年,西班牙内战期间。

地点: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第 一 幕

第 一 景

傍晚七点半。马德里佛罗里达旅馆一楼的过道。在 109 室的门上钉着一张手写的大白纸条，上书“工作时间，请勿打扰”。两个女郎和两个穿国际纵队军服的士兵沿着过道走来。其中一个女郎停下来看纸条。

士 兵 走吧。我们不能玩通宵啊。

女 郎 纸上写些什么？（另一对男女已经走向过道的另一头）

士 兵 纸上写什么管我们什么事？

女 郎 不，念给我听听。请你行行好吧。用英文念给我听吧。

士 兵 原来我弄到了这么一位。有学问的。真是活见鬼。我不给你念。

女 郎 你不体贴人。

士 兵 人家并不要求我体贴人嘛。（闪过一旁，犹豫不决地

瞧着她)我像个会体贴人的吗? 你知道我刚从哪儿来?

女 郎 我才不管你从哪儿来呢。你们全都从什么可怕的地方来,而且全都会回到那儿去。我只是要求你念一下这张纸上写的话。那就走吧,既然你不肯念。

士 兵 我来念给你听。“工作时间,请勿打扰。”(女郎大笑起来,调门极高,刺耳得很)

女 郎 我也要搞这么一张纸条。

幕 落

第 一 幕

第 二 景

幕即启，见景二。109 室室内。床一，旁有床头柜，两把座垫上罩着装饰布的椅子，一口带有镜子的大立柜，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打字机。打字机旁有只轻便留声机。有只取暖用的电炉，炉火正旺，一位颇长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在一把椅子上，背对着桌上留声机旁的台灯，在看书。她身后有两扇大窗，窗帘拉上。墙上有幅马德里的地图，有个男人正站在地图前看着，他大约三十五岁，穿着件皮茄克、一条灯芯绒长裤和一双满是泥迹的长靴。这位名叫**陶乐赛·布里奇斯**的女郎，眼不离书，用很有教养的声调开口了。

陶 乐 赛 亲人儿，有一件事你真可以做做，那就是在进屋前先把你的靴子擦擦干净。（这男人名叫**罗伯特·普雷斯顿**，继续看地图）还有，亲人儿，别拿手指去碰这地图。会留下污迹的。（**普雷斯顿**继续看地图）亲爱的，见到了**菲利普**吗？

普雷斯顿 菲利普,哪一个?

陶乐赛 我们的菲利普。

普雷斯顿 (还在看地图)我从大马路上走来时,我们的菲利普正跟那个咬过罗杰斯的摩尔女人^① 坐在奇科特酒吧里。

陶乐赛 他在干什么要不得的事吗?

普雷斯顿 (还在看地图)还没有。

陶乐赛 可他会干的。他怪生气勃勃、兴高采烈的。

普雷斯顿 奇科特酒吧的酒^② 越来越差劲了。

陶乐赛 亲人儿,你说的笑话真是乏味。但愿菲利普会来这儿。我感到腻味,亲人儿。

普雷斯顿 别做一个腻味的伐沙^③ 婊子。

陶乐赛 请不要骂人。眼前我还不以为自己够格儿。再说,我并不是典型的伐沙人。我对那里教我的东西,什么也不懂。

普雷斯顿 你明白这儿发生的什么事吗?

陶乐赛 不明白,亲人儿。关于大学城,我只知道一点儿,可是不太多。田园之家对我说来完全是个谜。还有乌塞拉——和卡拉万切尔^④。这些地方太可怕了。

普雷斯顿 上帝啊,我有时奇怪自己为什么爱你。

① 摩尔人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种,居非洲西北部,8世纪中皈依伊斯兰教,进入西班牙,一度居统治地位。

② 上句的“兴高采烈”原文为“good spirits”,而“spirits”可作“酒类”解。

③ 伐沙学院为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由酒商马修·伐沙(1792—1868)于1865年创立于纽约市北64英里处的波基普西城。

④ 大学城位于马德里城西北部,田园之家位于广大的西郊公园西,卡拉万切尔为马德里西南郊区的一个小城。

陶乐赛 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爱你,亲人儿。说真的,我以为这不太明智。不过是我染上的一种坏习惯罢了。菲利普可有趣得多,也活跃得多。

普雷斯顿 好吧,他活跃得多。你可知道昨晚奇科特打烊之前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拿了只痰盂,拿它来到处给人祝福。你知道,拿里面的水泼人。十之九他会被枪杀的。

陶乐赛 可是他从没遭过殃啊。但愿他会来。

普雷斯顿 他会来的。只要奇科特一关门,他就会来的。(敲门声)

陶乐赛 是菲利普。亲人儿,菲利普来啦。(旅馆经理开门进来。他是个黑黝黝的矮胖子,他收集邮票,讲一口古怪的英语)哦,是经理。

经理 你好,很好吧,普雷斯顿先生?你好,还过得去,小姐?我刚走过这儿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零七八碎你们不喜欢吃的小东西。^①一切都好,人人都完完全全称心吗?

陶乐赛 如今电炉已装上,一切都妙极了。

经理 有了电炉经常会出现不断的麻烦。电气是门科学,至今工人还没法掌握。而且那电工喝得把他本人都弄得笨了。

普雷斯顿 他看来不十分聪明,这个电工。

经理 是聪明的。可是喝酒。老是喝酒。很快就不再专心

^① 原文不大规范,拉拉扯扯连成一句,作者意在表达这位西班牙经理的英语讲得不行。